

原著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

陈橙 徐辉 译



风拂绿柳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原著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

陈橙 徐辉 译

风拂绿柳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新路
责任校对:敬铃凌 张习习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拂绿柳 / (英) 格雷厄姆著; 陈橙, 徐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14-5035-2

I. ①风… II. ①格…②陈…③徐… III. ①童话—
英国—现代 IV. ①I561. 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294 号

书名 风拂绿柳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原 著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译 著	陈 橙 徐 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035-2
印 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30 mm×185 mm
印 张	6. 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 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 scupress. com. cn

目 录

第一章	绿柳河岸·····	(1)
第二章	通衢大道·····	(18)
第三章	原始森林·····	(35)
第四章	老獾先生·····	(52)
第五章	欢悦归家·····	(69)
第六章	蛤蟆先生·····	(89)
第七章	曙光之门的笛手·····	(105)
第八章	蛤蟆初次历险记·····	(119)
第九章	天涯旅客·····	(135)
第十章	蛤蟆再次历险记·····	(155)
第十一章	泪如雨下·····	(175)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归来·····	(195)

第一章 绿柳河岸

鼯鼠一早上都在努力地干活，忙着给他的小屋做春季大扫除。他先用扫帚扫，再用掸子掸，还登上梯子、爬上椅子，拿着刷子和涂料桶到处刷墙。直到灰尘塞满了他的喉咙和眼睛，涂料粉末将他黑色的皮毛染得斑斑点点，他才停下来，这时他已经腰酸背痛、手脚酸疼了。春天的气息在他的周围弥漫，游动在空气中，散发在泥土里，对于春天那神奇的追求和渴望的热情甚至渗进了他那又黑又矮的小屋。难怪他突然就将手中的刷子扔在地上，大叫着“真烦人！”“管他的！”“去他的春季大扫除！”然后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冲出了屋子。地上有什么东西在迫切地召唤着他，他沿着弯弯曲曲的狭小的隧道往外爬。这条隧道从他的小屋通向铺满沙砾的车道，不少动物的家就在车道上，他们成天与阳光和空气为伴。鼯鼠用他的小爪子不停地抓啊、挠啊、爬啊、挖啊，又不停地挖啊、爬啊、挠

啊、抓啊，还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我们上去啰！我们上去啰！”终于，“砰”地一声，他的小尖嘴冒出了地，伸到了太阳光下，他一下子翻滚到一大片碧绿而暖和的草坪中。

“这就对了！”他继续嘀咕道，“这可比刷墙有意思多了！”太阳将他的皮毛晒得暖暖的，微风轻抚着他发热的额头。在那个与外面世界几乎隔绝的土穴中住了那么长时间，他的听觉都变得迟钝了，鸟儿欢快的歌唱在他听来简直就像是大声的喊叫。他觉得生活真是美好，春天真是让人高兴，尤其是不用做大扫除，于是他一下子腾起四只脚，倏地纵身一跳，一路穿过那一大片草坪，来到了草坪另一头的篱笆前。

“站住！”一只老兔子站在篱笆口处叫道，“要想过这条私人通道，就得交六便士的过路费！”鼹鼠显得十分不耐烦，并且很有些傲慢，这倒使得老兔子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有眼睁睁看着鼹鼠沿着篱笆一路小跑，还不停地逗弄那些急急忙忙从洞里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小兔子。“太笨了！”“太笨了！”鼹鼠忍不住嘲笑道。在兔子们还没想好一个完全满意的答复来回答鼹鼠时，他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兔子们开始互相抱怨：“你太笨啦！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噢，那你怎么不去告诉他……”“你该提醒他……”这样的争吵和抱怨就和以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当然，也像以前一样，这些抱怨都太迟了，完全无济于事。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太美好，简直不像是真的。鼯鼠在草坪上东窜西窜，到处漫游。沿着灌木篱墙，穿过灌木林，他发现到处都是繁忙的景象——鸟儿在忙着筑巢、花儿在争着吐蕊、叶儿在挤挤攘攘——万物都那么开心快乐，那么积极向上，那么忙碌繁华。他心里并没有因为“刷墙”而惴惴不安，相反，他感到的只是快乐，在所有忙碌的公民中，做那只唯一的懒狗，真是件幸福的事情。毕竟，假期最美妙的地方或许并不在于自己是否休息得好，而是看着其他人都在忙着工作。

鼯鼠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觉得生活简直完美到了极点。走着走着，他突然来到了一条涨满水的河边。在之前的生活中，鼯鼠还从来没有见过河流。这个圆圆滑滑、蜿蜒蜒蜒、胖胖乎乎的动物，一路追逐着、欢笑着。抓住什么东西时，它就咯咯地笑，扔了什么东西时，它就哈哈地笑，然后又扑向新的玩伴，一会儿把它们抛得远远的，一会儿又将它们紧紧捉住抱在怀里。它浑身摇摆着，一边闪着金光、耀眼夺目，一边吐着泡沫、冒着漩涡，还一直潺潺而流、喋喋不休。鼯鼠完全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住了，像着了魔似地看呆了。他沿着河边吧嗒吧嗒地小跑，就像一个小不点儿紧跟在大人旁边，出神地听大人讲那些有趣而惊险的故事。最后他终于跑累了，在岸边坐了下来，而这条河还是一直不停地向他唠唠叨叨地讲述这世界上最好听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地心深处冒出来，顺着这条河讲啊讲，最后流向那个总也听不够故事的大海。

正当鼹鼠坐在草坪上望着河对岸时，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个黑黑的洞口，正好在水面上边。于是他开始做梦似地遐想，如果一个动物没有多高的要求，只是喜欢在河边有一处小巧玲珑的住宅，既不被洪水淹着，又远离外界的尘土喧嚣，那么这倒是一个温暖舒适的住所。正当他望着发呆时，一个发亮的小东西似乎在洞穴里一闪一闪，倏地又消失了，然后又像小星星一样闪啊闪。不过，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可能是一颗星星啊。如果说是一只萤火虫，那又太亮太小了。正当鼹鼠呆呆地望着时，这个发亮的小东西竟冲鼹鼠眨巴了一下，这下可清楚了，这分明是一只眼睛。接着，围着那只眼慢慢探出一张脸来，就像是给一幅画镶上了边框。

这是一张小小的棕色的脸，腮边长着胡须。

这张脸圆圆的，神情严肃，眼睛闪着亮光，这亮光正是一开始吸引鼹鼠注意的地方。

头上有一对精巧的小耳朵，还有浓密丝滑的毛发。

这是河鼠！

于是两只动物站了起来，小心地向对方问好。

“你好，鼹鼠！”河鼠说道。

“你好，河鼠！”鼹鼠回答道。

“你想过河来吗？”河鼠询问道。

“唉，你说得倒轻松。”鼹鼠很有些生气地说道，因为他是第一次看到河，对河边的生活方式还完全不了解。

河鼠没有说什么，只是弯腰解开了一条绳子，把它用

力拽过来，然后轻轻巧巧地跨进了一只小船中，鼯鼠刚才并没有注意到这只小船。船的外面是漆的蓝色，里面是漆的白色，船身大小正好容得下两只动物。虽然鼯鼠还没有完全明白这只船的用处，但是他整颗心早就一下子飞到了小船上。

河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停稳。然后他伸出前爪来扶鼯鼠，鼯鼠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扶着我的手！”河鼠说，“好了，现在动作灵活点，踩下来！”于是鼯鼠发现自己真的坐进了一只真正的小船的尾部，他觉得太惊喜、太兴奋了！

“今天简直太棒了！”鼯鼠叫道。这时河鼠拿起桨来将船撑离岸边。“你知道吗，这辈子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叫了起来，惊讶得合不拢嘴，“从来没有——你从来没——算了，我——那你一直都在干些啥呢？”

“坐船真有那么好吗？”鼯鼠有些害羞地问道。然而，其实当他斜靠在座位上时，他就已经这么认为了。他四处打量座垫、桨片、桨架，以及所有那些令人着迷的设备装置，感受着小船就在自己身下轻轻地摇动。

“岂止是好？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河鼠一边划着桨向前，一边十分严肃地说道，“相信我，年轻的朋友，这世上没有其他事——绝对没有其他任何事——比在船上游荡更值得你去做的了，只是游荡。”他接着像做梦似地

说，“游荡——在船上——游荡——”

“河鼠，小心前面！”鼹鼠突然叫起来。

但是太晚了，小船一下子狠狠地撞到了岸边。正在浮想联翩的河鼠，这个快乐的划桨手，四脚朝天地跌倒在船底。

“在船里游荡——或者划着船游荡，”河鼠不慌不忙地笑着爬起来，“在船里还是在船外，这并不重要。似乎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这才是游荡的迷人之处。不管你去哪儿，还是哪儿都不去；都不管你到达了一个目的地，还是到了另一个地方，或是你从来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你都总是在忙，却从来不做什么特别的事。当你完成了一件事时，总还有另外的事要做，那么这件事你想做就做，不过最好不做。看吧！如果你今天早上确实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顺着这条河划下去，好好地玩他一天，你看怎么样啊？”

鼹鼠激动地直晃脚丫子，满足地舒了一口长气，腆着胸脯，舒服地躺在软绵绵的座垫上。“今天简直太棒了！”他说道，“我们赶快出发吧！”

“那等一下！”河鼠说。他把缆绳穿过一个环打结系住，然后爬上码头，钻进自己的洞里，不一会儿，他用头顶着一只硕大的柳条午餐篮子，摇摇晃晃地出来了。

“把这个塞到你脚下去。”河鼠一边对鼹鼠说，一边把篮子递上小船。然后他解开拴着小船的缆绳，拿起双桨继续划船前行。

“这里面是些什么啊？”鼯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凑了过去。

“里面有一些冻鸡肉，”河鼠一口气回答说，“冻舌头、冻火腿、冻牛肉、腌黄瓜、沙拉法式面包卷、水芹三明治、肉罐头、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够啦！够啦！”鼯鼠心醉神迷地叫道，“太多啦！”

“你真的觉得太多啦？”河鼠很认真地问道，“我每次短途旅行都带这些东西。有些动物老是说我太小气了，带的东西才刚刚够填饱肚子。”

然而这时的鼯鼠其实一点也没听进去河鼠说的话。他正完全沉浸在刚接触到的这种崭新生活中，波光粼粼、水面涟漪、鸟语花香、阳光明媚，这一切都让他十分陶醉。他把一只爪子浸在水里，开始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河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伙伴，他稳稳地划着桨，不去打扰鼯鼠的好梦。

“老伙计，我真喜欢你这件衣服。”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河鼠才开口道，“哪天等我有钱了，我也要给自己买一件黑色天鹅绒的短外套来穿穿。”

“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鼯鼠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你一定觉得我太没有礼貌了，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奇了。这——这是——一条——河吧？”

“是这一条河。”河鼠纠正说。

“你真的住在这条河边吗？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我住在河边，整天与河为伴，既在河上，也在河

里。”河鼠说，“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叔叔阿姨、我的同伴朋友。它让我有吃的，有喝的，当然我也在这里清洗。这条河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要。这条河里没有的，都不值得我去要；这条河所不知道的，也不值得我去知道。天啊！和它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令人难忘啊！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它总是充满了乐趣，总能带给我欢乐和惊喜。当二月里涨水的时候，大水没过我的地窖，这确实一点都不好。浑浊的褐色河水一直漫到我最讲究的卧室窗口。但是洪水退去过后，一块块泥地就露了出来，它们闻起来就像梅子蛋糕一样。灯芯草和野草堵住了河道，这时我可以在大部分河床上闲逛，还不会打湿鞋子。我不仅能找到可口的新鲜食物，还能发现那些粗心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

“不过，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鼹鼠大着胆子问，“就你和这条河，再没有别的人和你们说话了吗？”

“再没有别的人——算了，我不能对你要求太高了，”河鼠宽怀大度地说，“你是第一次到这河边来，对这里的情况当然还不了解。如今这河岸太拥挤了，很多人都想一起搬走。唉，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全变了。水獭啊、翠鸟啊、黑水鸡啊、松鸡啊，它们整天都在这附近游逛，总想让你做这做那——好像人家没有自己的事要做的似的！”

“那边是什么？”鼹鼠用爪子指着一片林地问道。远处的林地映衬着对岸的草甸，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

“那边？哦，那是大森林，”河鼠简短地回答道，“我们这些住在河边的人不怎么去那块地方。”

“他们不是——住在那边的人不是好人吗？”鼯鼠有点紧张地问。

“这个嘛，”河鼠回答，“我想一想。松鼠们都不错。野兔——有些还不错，但他们有好有坏。当然，还有老獾。他住在林子的深处，别的地方哪儿也不住，就算你拿钱跟他换，他也不愿意搬到别处去。亲爱的獾老兄！他们谁都不去打扰他，也最好别去打扰他。”河鼠意味深长地补上一句。

“怎么，还有谁会去打扰他呢？”鼯鼠问。

“嗯，当然……总会……有些别的人，”河鼠有些犹豫地解释道，“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他们大体上还不错……我跟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见了面就成天一起玩……但是，他们有时也大发脾气，这是不用否认的事儿，还有……嗯，你不能真正信任他们，这也是事实。”

鼯鼠很清楚，如果老是讨论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就违反了动物界的规矩，即使是暗示也不行。所以，他没有再接着问下去。

“大森林那边呢？”他问，“那边远远看去一片模模糊糊的淡蓝色，看着像是山丘，可又不是山丘。还有些东西像是城里的烟雾，或者只是飘浮的云？”

“大森林外头就是一个大世界了，”河鼠说，“对你我

来说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也从没打算去。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就不要去，也不要再提它了。好啦！我们终于到静水湾了，就在这儿吃午饭吧。”

他们离开主河道，来到一个乍看去像是被陆地包围的小湖的地方。两边的碧草铺成了一个斜坡，像蛇一样曲曲弯弯的褐色树根在平静的水底隐隐闪光；树根前面横着一道银白色的拦河坝，坝下激起飞溅的浪花。旁边有一架转个不停磨坊水车，水珠滴滴答答；水车轮上方是一间灰色山墙的磨坊，传出低低的声音在空中回响，听上去令人心旷神怡。虽然磨坊显得有些单调和沉闷，但是偶尔从里面传来清脆欢快的说话声。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鼹鼠情不自禁地高举两只前爪，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哦，天呀！哦，天呀！哦，天呀！……”

河鼠把船靠在岸边停稳，系好缆绳，带着还有点儿笨手笨脚的鼹鼠安全地上了岸，再摇摇晃晃地把那只午餐篮子搬上岸边。鼹鼠请求河鼠允许他独自把篮子里的东西取出来，河鼠愉快地顺从了他的心意，自己便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休息。这时他那位兴奋的朋友把桌布抖开铺在地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取出篮子里神秘的小包，并按照合适的顺序整整齐齐地摆放好。每打开一样新的东西，他就喘着气直叫：“哦，天呀！哦，天呀！”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河鼠说道：“好了，老兄，吃吧！”鼹鼠自然十分高兴地从命了，因为他一大早就开始忙着春天大扫除，而且就

像人们通常都要做的那样，他忙得一直没有停下来吃点东西或者喝口水。从那时起到现在，他经历了很多事，觉得自己简直好像是已经过了好几天一样。

“你在看什么啊？”过了一会儿河鼠问道。这时他们没有刚才那么饿了，鼯鼠的目光也可以从桌布上移开一点了。

“我在看，”鼯鼠说，“有一串气泡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我觉得那玩意儿真有意思。”

“气泡？啊哈！”河鼠快活地吱吱尖叫，样子十分迷人。

岸边的水面上浮出一张闪闪发亮的宽扁的大嘴，接着水獭从河里爬了出来，抖着皮毛上的水。

“贪嘴的叫花子！”他一边叫，一边走向桌布上的饭食，“怎么没有邀请我啊，河鼠老弟？”

“这是临时决定的。”河鼠解释道，“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幸会，幸会。”水獭说。两只动物立即成了好朋友。

“到处都是这么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今天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跑到河上来了。我本想到这静水湾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们俩！至少——对不起——我并不真是这个意思，你们明白的。”

这时他们身后的树篱中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树篱上还厚厚地铺着去年的落叶。一个花条纹的脑袋从树篱里探出来，后面是高高耸起的肩膀，那双眼睛正瞅着他们呢。

“快过来，獾老兄！”河鼠大声喊道。

老獾往前小跑了两步，咕哝道：“哼！有朋友啊！”然后转过身去，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就是这么个家伙！”河鼠失望地说道，“一点也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我们今天再不会见到他了。对了，水獭，给我们说说，今天都有谁到河上来了？”

“蛤蟆来了，他算一个，”水獭答道，“驾着他那只崭新的赛艇，穿着新衣服，全是新的！”

两只动物彼此望着，接着放声大笑起来。

“他以前一心只喜欢帆船运动，”河鼠说，“可后来没多久就玩腻了帆船，于是又喜欢上了平底船。整天从早到晚只在那撑船，除了撑船没有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也闯了不少的祸。去年，他又喜欢上了游艇，我们大家都得到他的游艇上去，陪他得了一段时间，还要装出很喜欢游艇的样子。他打算后半辈子都在游艇上度过。他就是这个德性，不管喜欢上什么，慢慢就厌倦了，然后再开始寻找新的玩意儿。”

“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水獭若有所思地说，“可就是做事不稳妥——尤其是在船里！”

在他们坐着的地方，隔着一个小岛可以隐约看到不远处的主河道。正在这时，一只赛艇飞快地进入他们的视线。划船的——一个粗短的身影——把水划得到处乱溅，把船身弄得东摇西晃，可他还是很起劲地划着。河鼠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但是蛤蟆——可不就是他——摇了摇脑

袋，仍旧专注地划着船。

“他要是再这么划的话，不出一分钟他肯定就会掉进水里。”河鼠一边坐下来一边说。

“肯定会有的，”水獭咯咯地笑着说，“我不是跟你讲过水闸管理员和蛤蟆的好玩儿的故事吗？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蛤蟆……”

一只嬉戏游窜的蜉蝣正在逆着水流窜来窜去，那种自我陶醉的激动模样只有没见过世面的新生代蜉蝣才做得出来。这时水花一溅，“扑哧”一声，蜉蝣便不见了。

水獭也消失了。

鼹鼠低头一看，水獭的话音还在耳中回响，可他躺过的那块泥草地上显然已经空空无人了。从这里一直望向远处的天边，都没有见到水獭的影子。

但是河面上又冒出了一串长长的水泡。

河鼠在哼一只曲子。而鼹鼠想起了动物界的社交规矩：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有什么理由，或是没有任何理由，都不允许对朋友的不辞而别发表什么评论。

“好了，好了，”河鼠说，“我看我们也得换换地方了。我在想我们俩谁来收拾午餐篮子呢？”看他说话的样子，似乎并不急着想揽下这件美差。

“哦，我来收拾吧。”鼹鼠说。当然，河鼠就让他去收拾了。

收拾餐篮可没有打开餐篮时那么愉快。永远都不会愉快。但是鼹鼠并不在乎，他无论干什么活都感到快活。当